

「預製會」

預製菜，沒有煙火氣，現在很多人都畏而遠之。還有一種「預製會」，同樣令人生厭。這種會議，一切流程都是預製好的。會議材料準備好了，只需正襟危坐，照本宣科，沒有任何關涉，絕無半點生動鮮活的口語。

會還沒開，總結早就寫好。甚至就連所謂的「隨機」提問、對話，也都是事先綽排好了。誰來舉手，誰提問什麼問題，乃至提問的順序，一切都是「心中有數」，直接念準備好的答案就好。

一問一答，嚴絲合縫，比相聲的逗哏、捧哏更考驗功力。明明都是些「生冷」的事物，非要假裝熱氣騰騰；周圍那個配合的人，也一個個假裝津津有味，活色生香。整個都淪為形式主義的表演。

這種「預製會」，毫無味道，和預製菜一樣，容易反胃。所謂「交流」，不過是輪流朗讀材料；所謂「研討」，不過是互相捧臭腳。

真正的會議該是什麼樣？就應該有點「煙火氣」。討論就該爭辯幾句，哪怕臉紅脖子粗，那叫「麻辣火爆」；頭腦風暴就該冒出點稀奇古怪的想法，哪怕不成熟，那叫「新鮮甘甜」；批評意見再刺耳，也該讓人說完，那叫「苦味提神」。酸甜苦辣俱全，才是會議本來應有的滋味。

預製菜現在雖然不受待見，但也有好處，成本低，上菜快，節約時間，好歹能填飽肚子。

而「預製會」，本來會議材料已經枯燥乏味，花點時間浮光掠影看看也就罷了。卻還費時費力，如詩歌朗誦會一樣，「認真真真」走過場，味同嚼蠟。開完一場會，一星半點也不曾留在肚子裏。無怪乎有人在會場瞌睡連天，或是刷手機打發時間。等着散會去蹭一頓免費自助餐——其中就有很多預製菜，比「預製會」好多了。吃完之後，還要回去寫報告，為下一場「預製會」做準備。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羅勒真身

在東南亞料理中，打拋葉和羅勒絕對是能逼死強迫症的兩大「元兇」。它們明明在植物學裏稱兄弟，轉頭到各餐廳的菜單中卻活成了都市傳說。

今天你吃得酣暢淋漓，轉頭回家想復刻，按「名」索驥，結果差之千里。也不怪誰，只因這個譜系範圍太廣，羅勒家族子孫滿堂。

先把賬算清楚，我們常吃到的羅勒，其實有三種。光是泰式料理，就佔了倆。比如打拋飯的主角，學名聖羅勒（Holy Basil），另一個叫九層塔或泰式羅勒（Thai Basil）；而總在西餐、意麵裏出現的，則是光滑圓潤的甜羅勒（Sweet Basil）。

想把它們弄清楚，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以貌取葉」，甜羅勒最光滑圓潤，色澤柔和、有花香氣，還微微帶一絲甘甜。九層塔根莖深紫色，葉片狹長，聞起來有一股強烈的八角、茴香味。至於打拋，不僅長相粗獷，邊緣鋸齒明顯，摸上去帶着一層細細絨毛，連氣味也濃烈，獨特的辛辣非常容易辨識，從頭到尾透着一股不修邊幅的野生氣質。

正是截然相反的性格，讓它們在廚房裏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路。

甜羅勒葉子嫩，不耐熱，基本都是冷製醬汁，即使下鍋也要在最後一刻加入。其風格輕巧討喜，是地中海國家的心頭肉。最經典的當屬意大利青醬，百搭程度從意麵、披薩一直延續到卡布里沙拉的番茄片上。而九層塔能耐久煮，最愛咖喱，也可以搭配越南河粉，在熱湯中激發出若隱若現的茴香甜。至於打拋，大火爆炒才是主場，高溫逼出那股迷人的辛辣氣，越炒越香，把肉類的葷腥死死壓住，變成整道菜裏最提神的存在。吃下去有了丁香和胡椒的衝擊感，然後是一層難以形容的靈魂顫栗。所以，如果吃打拋飯卻嚼出了一味甜滋滋，別懷疑，那可是同族兄弟「走錯了片場」。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文創裏的哲理

他說，這是從柳州帶來的特色文創。我猛地想到，自古有諺，食在廣州，穿在蘇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前三個「在」，各種版本略有不同，最後一個「在」，卻沒有異議，就是柳州。這是因為，柳州自古有上好的木材，防蟲防腐，又有製作棺材的精湛工藝，好料配好工，「柳材」名揚天下。

進入現代社會，民眾對身後事的態度和處理習慣逐步更新，棺材漸漸退出歷史舞台。於是，當地人開發了棺材式樣的小木雕，作為特色文創。我仔細打量手裏這件：比拇指略大，

在南寧見到十多年未見的大學舍友，他是當地人，畢業後回廣西工作，在柳州打拚多年，最近調回了南寧。微信上說要給我帶個禮物。見面後，掏出一個繡着福字的紅布文玩袋送給我。

我以為是手串或把件，心想中年男人的喜好果然一致。伸手掏出來卻是兩個驚悚的小雕件。

說驚悚，因為雕的是小棺材。沒錯，惟妙惟肖的棺材，具體而微，黃楊木，雕工細膩。他見我有些意外，說，怎麼樣？能接受不？我樂了：當然能，很有趣。

刻着「升官發財」四字，還玩了個諧音梗。

這幾年，我頗見過些「奇葩文創」。比如，表情搞怪的動物或文物，把審醜文化發揮到了極致。又如，做成穢物、馬桶模樣的小擺件，把《莊子》「道在屎溺」的精神具象呈現得活靈活現。

與之相比，柳州的「升官發財」，思路之清奇，構思之獨特，似還略勝一籌。

舍友說，有的人對這文創很不感冒，覺得不吉利，觸霉頭。我倒以為，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規律。縱有

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作為開明的現代人，面對這樣的文創，更應讚賞其幽默感。畢竟，在生死的天平上，任何煩心事都不值一提。況且它還被賦予了升官、發財這樣世俗化的寓意，正好對沖被認為不祥的忌諱。很感謝舍友，促我思考生死，信我足夠達觀。

公歸葬於「五陽之地」，身臥之處就在當陽。

值得一提的是，位列四大美女的王昭君，其家鄉在宜昌興山。端午即將到來，宜昌也是屈原故里，每年都會舉辦端午文化節，龍舟競渡，祭祀先賢。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來電」城市

宜昌位於長江三峽西陵峽東口，古稱「夷陵」，因「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得名。萬里長江，黃金水道，三峽水運新通道工程在宜昌正式開工，項目建成後，將成為全球通航能力頂尖的內河人工航道。

遊客若到訪宜昌，導遊多會首推「兩壩一峽」的核心遊覽線路，即乘船依次打卡萬里長江第一壩葛洲壩、國之重器三峽大壩，然後泛舟秀美西陵峽。過葛洲壩與三峽大壩，是不同的體驗。葛洲壩人字閘門開合，上行船「水漲船高」，下行船「水落船

低」，安全有序進出船閘。三峽船閘則是「爬水樓梯」，五級閘室層層遞進，因全程耗時久，多為貨運船舶通行，遊客多於外圍的觀景平台上遠眺三峽大壩。

除了三峽、葛洲壩，在以宜昌城區為中心的方圓百公里範圍內，還有隔河岩和水布垭兩座大型水電站。宜昌水電資源富集，裝備了全國百分之七的水電裝機容量，發電量能佔全國水電的十分之一，據說由這裏發出的電力，輸送的範圍南至廣州深圳、北至北京天津、西至成都重慶、東至上

海江浙，照亮了大半個中國，宜昌因此有「世界水電之都」的美譽，是名副其實的「來電」城市。

而更「來電」的，是宜昌這座千年名城的歷史文化。《早發白帝城》等詩詞人人耳熟能詳，夷陵之戰就發生在這裏，有「三國迷」統計，《三國演義》中有三十六個故事上演在宜昌，關公被擒的「回馬坡」在今天羅漢峪溝，敗走的「麥城」在兩河鎮麥城村，此外還有趙雲「七進七出」的古戰場「長坂坡」，以及張飛橫矛的「當陽橋」。民間流傳關

公歸葬於「五陽之地」，身臥之處就在當陽。

值得一提的是，位列四大美女的王昭君，其家鄉在宜昌興山。端午即將到來，宜昌也是屈原故里，每年都會舉辦端午文化節，龍舟競渡，祭祀先賢。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人人都可以是《主角》

四十八集內地電視劇《主角》完滿謝幕。曾經捧讀原著小說的觀眾，從讀者角度觀看電視劇，難免要將兩者比較。小說的文字洋洋灑灑，大部分人物的結局都慘淡收場，令讀者產生一種悲天憫人的感觸。讀者再看電視劇，沒有看到封瀟瀟的悲慘下場，對於劉紅兵的痴情不以為然，劇終更沒有出現石懷玉……劇集的後半部分尤其與小說有較大落差。然而，小說所述的殘酷現實令人心生警惕，劇集對於憶秦娥的重新振作，胡三元和花彩香的逍遙自在，以至秦腔藝術的延

續傳承，為何不可給予觀眾一個積極人生的故事？

純粹從電視劇集的質素而言，《主角》的製作手法一絲不苟，可以媲美長篇電影。劇集由一位畫外音作為旁白，向觀眾說着一個動聽故事。從首集至第十四集，主要講述放羊女娃易招弟在縣城劇團學戲的經過，她獲得四位老藝人秘密執事教導，得以學到秦腔技藝，過程就如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香港劇集《天蠶變》，伙房女工最終脫胎換骨，成就非凡。該部分主要是童角演出，各演員都有自然而

精彩的表演，令觀眾感受至深。

劇集亦有很多對比場面，例如第十一集講述縣城劇團於劇院演出《洪湖赤衛隊》，場面熱鬧；另一邊廂，花彩香在團址的庭園孤獨地引吭高歌，預備離團。兩個場景和氣氛互相對比，觸動觀眾。另外，全劇演員都能配合角色形象和個性。張嘉益飾演胡三元，角色出獄後回到縣城劇團，於伙房的小屋見到易青娥的貧瘠居所，其內心傷痛和激動入木三分。

劇集並不總結憶秦娥的晚年生命，而是以她的摯愛傷亡和劇場意外

之後，重踏舞台完成《遊西湖》而終結，配合了花彩香對憶秦娥的教誨：「學唱戲要學會忍，忍受着苦和痛。除了忍，還要懂得改變自己。」畫外音最終說：「每一個在生活裏硬扛着，沒倒下的，都是主角！」餘音裊裊。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田園中的乾草車

明天將迎來十九世紀英國浪漫主義風景畫巨匠約翰·康斯坦布誕辰二百五十周年。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四月，倫敦泰特英國館特別為他和比他年長一歲的「一生之敵」J.M.W.透納舉辦了跨年度的誕辰二百五十周年雙人聯展。二人各個時期的代表作齊聚一堂，但收藏在國家美術館象徵英倫風景畫巔峰的「藝術名片」——透納《被拖去解體的戰艦無畏號》和康斯坦布《乾草車》卻均未借展。值此大師壽誕之日，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以後者代表作《乾草車》局部為封套的黑膠唱片。專輯由英國Contour Red Label廠牌於一九八一年灌錄並發行，收錄了貝多芬的《第六號「田

園」交響曲》，由英國指揮家科林·戴維斯爵士執棒BBC交響樂團聯袂演繹。

相比較競爭對手透納遍布歐洲的足跡，康斯坦布畢生都致力於描繪家鄉薩福克郡的自然景象。《乾草車》描繪的是康斯坦布家族租賃並運營了近一個世紀的弗拉特福德磨坊和池塘的景色，此地距離畫家出生地僅一英里。康斯坦布用接近對角線構圖的布局展現出畫面左右的高低與疏密——左側是房屋和茂密的樹林，右側則是空曠的草坪和雲捲雲舒的天空。整個畫面被一條呈S型的小溪所打破，村民架着乾草車在平緩的水面上行駛。岸邊還有一隻小花狗盯着水中的馬



車，整幅畫作充斥着英倫鄉間靜謐安寧的田園氣息。考慮到貝多芬和康斯坦布活躍於同一時代，選擇畫家此作用於《樂聖》的《田園交響曲》唱片

封套堪稱絕配。貝多芬於一八〇八年譜寫《田園》，康斯坦布則在一八二一年完成《乾草車》。畫作在一八二四年巴黎沙龍參展時引起轟動並一舉獲得金獎。康斯坦布在得知喜訊後說道「想像一下薩福克郡寧靜的農舍，構成一幅展覽中的畫面取悅着那些風流輕浮的巴黎人」。

「碟中畫」《第六「田園」交響曲》／《乾草車》



藝加之言

王加

逢周三見報

值得敬仰的演藝界長青樹

九十四歲的胡楓（修哥），在剛過去的周日，第六度登上紅磡香港體育館開唱，再度打破紀錄，成為「紅館最高齡開個唱華語藝人」。如今，誰能想像一位九十四歲的長者，竟仍能站在舞台，不僅獻唱如儀，腦筋更如從前般靈活，展現出超越年齡的風趣與精靈。修哥近年更積極經營YouTube、小紅書與抖音，極貼潮流，難怪被圈中人譽為不折不扣的「活寶貝」。

修哥的好人緣在演藝圈向來有目共睹，無論是相識數十年的舊友，或是初出茅廬的後輩，皆視他為良師益友。本次演唱會台前幕後星光熠熠，場面動人。然而，由於主動前來支持的藝人實在太多，令這場演出整整持續了五小時。作為觀眾，當看到修哥在演出中段開始流露疲態，至尾聲時更是腳步不穩，需由張家輝與劉德華攙扶時，內心着實捏了一把汗，深怕修哥體力難支。但與此同時，那份敬業精

神，也深刻震撼了在場的觀眾。

對九十四歲的長者而言，從早上綽排到深夜演出結束，這十二小時的體力消耗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儘管體力幾近透支，修哥在完場時，依然選擇坐在台上，執意向每一位離場的觀眾揮手道別，令人動容。這不僅是一位藝人的謝幕，更是一場關於責任與熱愛的極佳示範。

時光飛逝，香港娛樂圈的資深藝人逐漸凋零。放眼望去，修哥、謝賢、羅蘭、盧海鵬、余慕蓮等前輩，讓觀眾看見了何謂「專業態度」，願新一代藝人，能從這些長輩身上汲取那份厚實的專業美德，讓這份演藝生命力，永遠傳承下去。



霏常娛樂

文霏霏

逢周三見報

邂逅青山寺

今年暑假回鄉，意外見識了南宋詩人、無錫鄉賢尤袤筆下「崢嶸樓閣插天開，門外湖山翠作堆」的青山寺。

那日和三位老同學在無錫青山灣附近聚會，飯後一起散步。沿着位於惠山二茅峰下的青山的山道，沿途拜識了明代東林黨人高攀龍的半球形墓冢及為一九九五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中遇難同胞建造的紀念亭，不知不覺走到了青山寺後背。老同學先帶我們去看了樹齡一百多年的樟樹、樺樹和三百多年的銀杏。幾株古樹綠葉婆娑，想來秋高氣爽時另有一番風情。接着拾階而下，來到青山寺正門。看說明才知這是座擁有一千四百多年歷史的古寺，當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此後戰火紛飛，屢毀屢建，現存寺廟最近又完成了一輪翻修，外觀似乎太新了一點。

從山門進入寺廟，經過彌勒、韋陀、四大金剛像，登上台階。左

手是地藏殿，右手是觀音殿，中間是玉佛殿。再登台階往上，最高處是供奉如來和十八羅漢的大雄寶殿。寺廟建制中規中矩。不過雖名為「寺」，這裏卻是本地唯一由比丘尼主持的廟宇，不知是否因為規模較大而沒有命名為「庵」。可能因為最近才裝修完畢，青山寺的香火不算太旺，周末遊客也少，對我們這些找清淨的人倒是意外之喜。

參觀完畢，坐在第二層平台的青藤架下休息。清風徐來，風鈴作響。儘管沒有茶室，寺院圖書館的義工十分熱情，特地端來泡好的陳皮紅茶招待我們。遠方青山，頭上綠葉，品茗談心。浮生半日，有幸領略了風景之勝，人情之美。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